

前言

在一九九四年的三月份，首先傳出臺大女學生在宿舍被強暴的傳聞，接著便爆發師大黎姓教授強暴女學生案，以及所謂「七匹狼」的老師名單。四月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也爆發老師性騷擾學生案。五月份遂有「女人連線反性騷擾校園巡迴座談會」系列，以及五月二十二日的「女人連線反性騷擾大遊行」，以抗議學校當局和教育部對這些案件的處理不當。（與此同時，還有文化大學美術系的學生及家長對抗系方獨裁壓迫的罷課抗議，文大學生並且參加了五二二的遊行。）

在這次五二二遊行中曾出現「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的口號，事後竟然又引發另一波媒體及大眾的劇烈反應和討論。有的報紙甚至在頭版頭條的地位刊出「性高潮」字眼，這是公共論壇（public sphere）內從未有過的現象。（註：這個口號常被誤為「只」要性高潮，這是完全錯誤的。女人怎會「只」要性高潮呢？我們要的各種愉悅和各方面的權力多著呢！）

在過去，「性」、「身體情慾」常被認為是「私領域」的事，不宜在公共領域中討論。另一方面，男性知識分子最喜歡夸夸而談地吹噓公共論壇中每個「人」的地位平等，言論自由等等，卻完全看不到他們的「公共論壇」仍是被父權制的性壓抑所滲透的權力機器。這種公共論壇不但經常是「製造共

「識」的機器，更必然是主流排斥邊緣的機器；所以像報紙的頭版頭條這種公共論壇，根本不太可能出現「陰核高潮」、「肛交」等等議題。（有關「公共論壇」的討論，可參考《臺灣的新反對運動》一書，〈公共論域〉一文，頁一二九—一三五，唐山出版社）。這麼看來，五二二遊行的突破效果就更值得我們注意了。

此外，這次「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事件，也暴露出（男性）醫師在知識／權力的網絡中如何「再現」、「管理」、「安排」及「規範」女性身體和相關的性活動。我在《豪爽女人》一書中對這個問題有嚴厲的批判。

對我而言，性解放、性自主或者情慾自主、情慾解放都沒有太大的差別（除了在運動策略上），所以上一章和這一章也沒有什麼基本的分野。

不過這一章有一部分文章的寫作背景和一九九四年的校園性騷擾案有關，所以我把它們和有關性騷擾或性侵害等話題的文章放在本章中。

另外，與校園性騷擾案相關但集中於師生倫理和師生戀的話題之文章則放在本書的最後一章中。